



如何看世界、如何看自己

——当美洲古代文明与汉代生活美学在上海相遇

◆ 徐佳和



上海今年的7月,两场大展几乎同时上演: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的“世界树之颠:美洲古代文明大展”,时间上接续的是去年那场现象级的“金字塔之颠:古埃及文明大展”(见上图 记者 王凯 摄);另一边,上海美术馆(中华艺术宫)的“千金之家——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”。把这三场展览放在一起看,会发现它们并不是三个互不相干的独立事件,而是上海在短短两年之内,以博物馆为阵地,完成的一次关于“如何看世界、如何看自己”的叙事实践——从去年尝试用自己的方式讲述埃及,到今年同时用美洲的参照系来校准目光,再用自己的两千年传统来回答内心的追问。

也许许多人不知道,1999年上海博物馆也办过一次古埃及展,那时是跟大英博物馆合作,彼时的“看”,始终隔着一层别人搭好的脚手架。而2024年的“金字塔之颠”,是中国官方博物馆首次直接与埃及政府合作,由中埃学者联合策展,来自七家埃及重点博物馆和萨卡拉地区最新考古发现的珍贵文物,788件展品里有95%是第一次来亚洲,展厅还特意放了若干件中国文物两边对照着看——“古埃及陶器与马

家窑陶器有同有异”。整场展览277万人次的观众,带动城市旅游消费350亿元——但比数据更重要的是,这场展览在我们心里完成了一次认知转向:古埃及不再是图坦卡蒙面具上的那个遥远的他者,而是一个与我们共享大河农耕背景的“老朋友”。用展览首席策展人颜海英的话说,“古代中国和古代埃及都是农耕文化、大河文化,相似相通之处较多”。

这场埃及文物展,中国文博界完全掌握了“叙事权”——不是接受方,而是直接跟文明源头对话的出题人。

如果说,去年的埃及展讲了一个“跟我们很像的文明”,今年的美洲展则完全不同。体量上:1129组、近3000件文物,来自墨西哥13家机构和秘鲁拉尔科博物馆,其中秘鲁方面有116件文物是第一次离开秘鲁,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单独拿出了350多件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,叙事角度。展览名为“世界树之颠”,美洲文明里连通天、地、冥界的那棵树被用作了主线。策展团队没有按时间线把奥尔梅克、玛雅、阿兹特克、印加排成一串讲,而是用“垂直宇宙”的观

念把不同文明串联起来。跟埃及展相比,美洲展走了一条更“文化相对主义”的路。埃及展在有意拉近两个古老文明的相似性,让观众观看时不由得觉得“我们还挺像的”;即将开始的美洲展则在维护“距离感”,让你意识到人的世界观可以被塑造得那么不同:相同的太阳月亮,汉画像砖里是伏羲女娲,中美洲的是羽蛇神和玉米神。

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说通过美洲古代文明大展,“可以在更宏观的尺度上反思自身的历史位置与文化经验”,听起来很抽象,但如果站在展厅里,实际体验也许会非常具体:当你为玛雅石碑上密集的符号纹样感到晕眩的同时,大脑里也许会忍不住与自己脑海中的“中国该有的样子”做比较。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提供的,正是这面足够远、足够陌生的镜子,逼着观众把目光转回来。

有趣的是,同样在今年7月,上海美术馆里即将开始的马王堆展,只做了一件事:把两千年前一个中国贵族的衣食住行、生老病死、宇宙想象摆在你面前。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墓的两幅T形帛画,四十五年来第一次同时离开湖南到省外展出,三号墓那幅是目前见过的最大的汉代彩绘帛画,1.5米多长,天、地、人三界叠在一起。

整场展览472件展品里,有绣了“乘云绣”的最早丝织坐垫,有最早的乌纱帽实物,有最早的成套吉祥语织锦——全是汉代生活日常又神圣的物证。“千金之家”的展览名称来自辛追墓手套上的篆文,用策展人的话来说“重述马王堆,是为了思考AI时代,人如何安顿自己”。这是一个非常当下的问题。马

王堆给出了一种回答:无论AI抑或元宇宙,先学会在两千年前的漆器光泽、帛画云气里找到自己作为人的来处。

可以将这三场展览视作时间线上的“接力”——埃及展消除了“异域感”,美洲展重塑了“差异感”,马王堆展重建了“家园感”。三场展览,恰好完成了一次完整的认知闭环:先用一个相似的文明打开对话的可能,再通过一个足够不同的文明颠覆固有参照系,最后回到自身传统中寻找精神坐标。这个过程,恰恰就是一个人面对“我是谁”这个问题时最有效的认知路径。

上海是观察世界与审视自身的

交汇之窗,既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去接纳最遥远的文化遗产,也从未丢失对自身传统深度的探究耐心。上海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,用三场展览在文博领域创造的价值,可能比任何单一的展览数据更值得重视——它提供了一个完整的“世界展览”叙事模型,同时解决了观看和认同两个层面的问题。这不是一个展览要打动多少位观众,而是在一系列展览里如何编织出一套中国视角的世界文明叙事。

7月来临。这场为期两年多的“三步走”,在上海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空间里汇聚,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文化时刻。

把城市的过去还给今天

——走读上海老建筑里的博物馆

貌展示馆,原为修道院公寓,如今像是一台时光机,通过精细的修复与数字化手段,将这片区域的建筑演变、生活样态一一展现。尤为瞩目的是名人故居的群落化开放:有夏衍故居、草婴书房、张乐平故居、柯灵故居等,这些空间彼此相邻,在梧桐浓荫间,蔓延开宁静而隽永的氛围。这些场馆大多维持了原有的居家尺度,没有刻意营造传统博物馆的厚重感与说教感。文学家的书桌、翻译家的手稿、漫画家的画笔,在光影里显得格外亲切。人们走进其中,很容易忘记自己是在“参观”,更像是在一个寻常午后,偶然推开一扇旧门,与另一段人生相遇。这正是老建筑博物馆的特色。它们在功能定位上与传统综合性大



型博物馆有着本质区别,更追求叙事的精准度与场景的代入感。

很多老建筑博物馆推行的“免预约、扫码即入”模式则体现了城市公共服务的细致与温度,这种随到随观的便利,大幅降低了市民参与文化生活的门槛。“去博物馆”不再是一件需要提前计划的事情,很多时候,人们只是路过时顺势推门进去,却会因此与一段旧时光不期而遇。老建筑成了连接个体记忆与城市记忆的纽带——人们在其中寻找的,也不仅是知识本身,还有自身对于城市的归属感。人们穿行其间,看到的不只是红砖绿瓦与旧日器物,更是那些曾在这座城市里真实存在过的梦想、荣光与人生。而最可贵的,便是一座城市愿意把这些属于所有人的过去,重新归还给今天的人们。

一个人的舞台 一座城的支撑

——致敬《上海之声》幕后逐光人

◆ 赵津羽

马里奥斯·乔安努·埃利亚(Marios Joannou Elia)教授,国际知名作曲家,指尖流淌过无数国度的旋律,却唯独被上海这座城市的声音,深深攥住了心。

作为上海的昆曲艺术守护人和传播者,12岁走进昆曲世界就注定了我的昆曲缘。昆曲是我梦中的音乐,我也因为追逐自己的梦想而快乐,因此我的非遗保护单位也叫梦乐文化。

从小在弄堂里听着吴侬软语长大,那些风声雨声读书声,街头巷尾的烟火喧嚣,外滩观灯的人声鼎沸,都让我快乐。但是这些能唤起我美好童年和青春记忆的声音,在荏苒岁月中渐渐淡去。我一度不再在意听到什么,只关注看到什么。

这次是马里奥斯教授第一次来到中国,来到上海,来到我的工作室。他说,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,我们可以一起创作一个项目,记录下这座城市的声音,用现代科技为它赋予新的生命力。于是,一部名为《上海之声》的声音纪录片就这样开始了。

在工作中,我有过很多角色,昆曲演员、教师、旗袍大使、志愿者、校

外辅导员等等,但作为一部片子的执行制片人还真是头一回。很多人都疑惑为什么,你就在里面演个角色就好,其他不用管,费钱费力干什么?因为热爱,因为有意义。人的一生能找到自己热爱并为之而付出的事情并不多。我热爱上海这座城市,热爱昆曲这门艺术,便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。

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,《上海之声》推进的每一步都结下了善缘——从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的师生们到小蝌蚪音乐园可爱的孩童;从陈家沟太极传人到满庭芳海派旗袍的姐妹;从茶宴第一人到爵士三人组;从上音人工智能音乐疗愈重点实验室到费迪曼逊多媒体科技公司,他们都用声音的方式默默为这份热爱和意义护航。上海市文旅局非遗处更是给予了极大的支持,联系各个非遗传承人和非遗场景,让这些来自外国的拍摄团队领略了非遗热情、非遗精神、非遗品格。就是这样一群赤诚之人,以热爱为舟,以坚守为桨,无私的善意汇聚成河,温暖了整个拍摄旅程。

《上海之声》不是普通的声音录制,而是把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,创

作体量宏大,有30多个机构参与,在上海90多个地方取景,集结了250余名横跨多元艺术领域的音乐人与表演者,收录了718条独立音轨,整合了6574段视听片段,拍摄了19431张照片。庞大的数据背后,是热爱上海这座城市的人共同的创造与支撑。一个人的舞台,一座城的支撑。我们每个人都热爱自己的舞台,我们在一起展现出城市的活力和精彩。时光不负坚守,在此我要致敬每一位为《上海之声》付出的参与者,感谢你们。

感谢马里奥斯教授执导及其团队的制作,《上海之声》让全世界听见上海的声音,有温度,有力量,更有跨越山海的情义。这就是上海,留住每一份赤诚,感动每一个过客的城市。它的声音,永远因人心的美好而动人。

生活就是音乐,我们只需要去聆听。

